

隱喻

语言的家园

王松鹤
编著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隐喻——语言的家园

YINYU YUYAN DE JIAYUAN

王松鹤 编著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 哈尔滨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喻——语言的家园/王松鹤编著. —哈尔滨: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2005. 11

ISBN 7 - 80717 - 190 - 1

I. 隐… II. 王… III. 隐喻 - 研究 IV. 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5086 号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测绘路 2 号 邮政编码: 150086)

哈尔滨久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mm×1 168 mm 1/32 印张: 8.25 字数: 270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定价: 24.80 元

前 言

有人说，人类的到来是一个承古创新的神话。灵性之躯，衬着神韵之美，来到神话了无穷之日月的大地上。人之到来，从大地万物生命之朦胧颤动中感受到他古老的新生；人之到来，从万物隐秘的渴望中升起了语言。语言把大地和无数生灵带入一场生命的庆典。万事万物，皆作为声音的讯息来到了人类的语言中。于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性，便在这语言的交汇下代代流传。（耿占春 1994：1~5）

语言依赖人得以存在，人依赖语言得以成其所是，得以成其所为。人在语言构筑的世界中生存，在语言成就的行为中发展。语言既是显示其他存在的存在，也是成就其他行为的行为。另言之，语言是人类最为基本的行为和生命形式（钱冠连 2005：70）。正因如此，人们对语言及其意义探究的热情有增无减。而隐喻作为语言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古往今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它最初作为一种命名活动，不仅仅是给事物一个名称，而是给予事物一个人化的品格，所以，隐喻在人类的精神存在中，牢牢地保留着人与自然的原始关系。隐喻不仅是语言的特性，它本身是人类本质特性的体现，是人类使世界符号化的创造过程（耿占春 1994）。所以，对隐喻的研究可以揭示语言的本质，还可以解释人与言的关系，这也是本书命名为“隐喻——语言的家园”的原因。

目前，人类对语言的研究已经向边缘学科逐渐渗透，并生成多路分支。在语言学的众多分支中，认知语言学在近 20 年来逐渐兴起，并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在理论上，语言的认知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心理学的研究，一是基于语言学的研究。前者注重语言的感知、语言理解、记忆、注意力、推理等方面的问题，后者比较注重语言的形式、语言符号的意义、形式和意义之间的操作、意义—概念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等方面的问题。隐喻研究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语言本质上是隐喻性的。构建主义的隐喻观强调隐喻的普遍存在性，认为隐喻是人类语言和认知的固有属性，对隐喻意义的理解是通过表面的矛盾性领悟出双方的相似性。正是隐喻所揭示的相似性推动了人类认识的发展。词本无义，义随人生。孤立的词没有实际意义，词只有在使用时才具有较明确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词义具有无可穷尽性。人的认知能力影响到对隐喻的理解和对隐喻的创造使用。反之，隐喻的创造使用打破了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有些创新改变了一个形式的词汇意义，而不是它的语法功能，这一类的创新叫作意义变化或语义变化。(Bloomfield, 1997:525) 在语义变化中，隐喻正是人类思维和表达的一个古老的创新，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

本书对隐喻的起源、隐喻的发展阶段、隐喻的各种学说和理论、隐喻与政治、经济、科技的关系、隐喻的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论述。

本书作为 2004 年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解码与推断——自然语言词汇语义的系统性诠释”的一部分，经过项目组成员——于林龙、贾文字、李凤琴、李洪儒和贺春英的共同努力，在为期近两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大量的调研、资料收集、整理和相关的科研活动，现编排成书，公开出版。在此对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 者

2005 年 11 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隐喻，世界的符号	1
第一节 人度万物	1
第二节 语言与人	2
第三节 隐喻与辩论	3
第二章 语言与思维	5
第一节 “语言·思维”统一体	5
第二节 语言和思维相依为命的关系	8
第三节 语言和思维的区别	16
第三章 大脑和认知	22
第一节 认知的发展	22
第二节 神经系统	24
第三节 信息的神经表征	27
第四节 连接主义模型	28
第五节 认知与语法	31

第六节	认知与推理·····	59
第七节	从符号学角度看隐喻的机制·····	77
第四章	隐喻的运作机制·····	87
第一节	隐喻所指的形成·····	87
第二节	指称假设·····	88
第三节	为反指称辩护·····	94
第四节	普遍化的指称理论·····	101
第五节	模型与隐喻·····	112
第六节	走向“隐喻的真实”概念·····	120
第七节	概念整合理论·····	130
第八节	隐喻的相似性·····	131
第五章	隐喻研究回顾·····	133
第一节	修辞定位阶段·····	133
第二节	语义定位阶段·····	134
第三节	语用定位阶段·····	135
第四节	认知定位阶段·····	136
第五节	其他的理论与学说·····	138
第六章	隐喻与诗学·····	147

第一节	隐喻与意象	147
第二节	隐喻与象征	151
第三节	隐喻与神话(“秘索思”)	156
第七章	隐喻与哲学	162
第一节	隐喻与存在概念的模糊性	164
第二节	隐喻与实体的类比	178
第三节	隐喻与形而上学	186
第四节	话语领域的交叉	201
第五节	对指称假设的本体论说明	210
第八章	中国隐喻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222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比兴的论述	222
第二节	近现代我国语言学界对隐喻的研究	231
第九章	隐喻与语篇	237
第一节	隐喻与政治语篇	237
第二节	隐喻与科技语篇	239
第三节	隐喻与文学语篇	246
第十章	隐喻研究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	248
	参考文献	250

第一章 隐喻，世界的符号

第一节 人度万物

希腊智者普罗太戈拉斯（Protagoras）的名言“人度万物”，指出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价值和地位。人最初赤裸裸地站在世界和诸神面前，他理解世界的惟一途径是他的身体，他用他的身体来为世界、为诸神命名。世界变成了他的身体，而他理解他的身体的惟一媒介是世界。人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人。人以体认或体验的方式来直接认识世界，他的机体感官对他具有启示的意义。身体是语言，人以符号的方式，即是以体验的方式把世界据为己有，把自己变成世界。

人从人体的隐喻影像中，从一种人体式的结构内部去看整个自然界。在一切的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的隐喻形成的。如用“头”来表达顶或开始；用“腰”、“背”、“脊”等来表达一座山的部位；针和土豆都可以有“眼”，杯或壶都可以有“口”、有“嘴”；树的“身”，玉米穗的“须”，鞋的“舌”，瓶的“颈”，桌椅的“腿”，“心”代表中央，果实的“皮”和“肉”；月亮在“走”，植物长得“欢”，等等。（耿占春 1994）

另外，在远古时期，人类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温饱 and 抵御严寒，其思维的直接现实也往往围绕人类生存的这两个基本问题展开，他们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寻找取暖之物，一切行为均与周遭的事物紧密相联。在感知或认识事物的思维活动中，他们无主观客观之分，没有将自己的身心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而是浑然与万物同体，风霜、雷电、雨雪、星辰、江河、山岳、平川、花草、虫鱼等日日与他们相伴，自然之力变化无常，在他们眼里充满了神秘（王文斌 2003）。吕俊华

认为,当时的人由于不理解事物,就变成一切事物。因为当人能理解时,人把他们的心伸展出去,把事物搜罗进来;但是当人还不能理解时,人用自己来造事物,由于把自己转化到事物里去,就变成那些事物。他还提出,初民认为万物是有灵的,他们对一切东西都是依照拟人化或受崇拜的兽形神的属性来考察的,就是圆盘形的太阳,他们也认为有翅膀和四条腿,以便说明其运动。所以,在人类发展的早期,语言的表达力相当贫乏,隐喻也基本上是人以自身为参照物,表达对周遭事物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吕俊华 1987: 58~59)。例如:作为原始人类,树是他们最好、最安全的栖息场所。当他们在树上的时候,他们可以休息、睡觉,他们感到安全,反之,他们会有危险。在语言中,自然而然地就有了这样的表达法:

He is feeling up .

He is feeling down.

What they said lifted me up .

What they did got me down..

Understand 一词,在古英语时期和现在意义相同,我们推测这个复合词最初形成的时候,一定是当作 stand under 讲的,因为 under 曾有过“里面”、“渗入其中”的意义,语源相同的德语和拉丁语里的该词都有这个意义。因此, I understand these things (我了解这些事情)最初的意思也许是“我站在这些事情的里面”。(Bloomfield 1997)

第二节 语言与人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人类的语言发展初期,人们为表达周围事物和诸种思维的需要,往往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具体比喻抽象。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发展,人们反过来又会借助抽象事物来比拟具体事物。语言中处处都有隐喻的影子,它几乎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存。隐喻常常借助语言来构建,反过来又促进语义的演进。Lakoff & Johnson 在其隐喻理论专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指出,语言

是隐喻性的,它在日常生活中无孔不入,左右了我们的思维,也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经验。(1980:3)由此可见,我们的语言世界是一个隐喻的世界,是与隐喻共生存的。语言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语言隐喻的始源是对事物的一种判断和推理,是借助一个概念来表述另一概念,所以它在本质上是抽象的。然而,概念所代表的是大千世界中的诸种具体事物和人类精神领域的诸种抽象方面,以概念为手段的语言隐喻因而不可避免地既描述具体事物,又揭示抽象事物。同样,语言隐喻会借用具体事物来表述抽象事物,也会借用抽象事物来表述具体事物。

第三节 隐喻与辩论

辩论的历史可以说与人类认识史一样久远。人们在实践过程中,由于立场不同,认识各异,于是便有了辩论,以及关于辩论的思想和理论。古希腊罗马、古代的中国和印度都曾盛行辩论。公元前5~4世纪,古希腊伯利克里时期,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繁荣,相应地要求思想活跃。雅典比较开明,公民可以参加国民大会,讨论表决国家大事,公民可以在法庭上陪审、起诉或为自己申辩,这就要求公民必须具有能言善辩的本领,掌握一定的论辩技巧,具有比较全面的知识。与之相应,研究和传播谈说之术也就十分盛行了。有人说,雅典人生活在一种盛行口头辩论和对话的环境中。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产生了一批周游全国,到处演讲,以传授修辞、语法、论辩知识为职业的人,其中那些以思想和辩说见长的人,备受尊敬,被称为智者。这些“智者”逐渐形成一个阶层,被称为智者派。他们知识渊博,广收门徒,收费传授音韵、反驳、技巧、情态、典故、历史和哲学,藉以提高学生的辩论技能,培养出了一批能言善辩之士。智者们都周游各地,参政议政,为执政者出谋划策。例如自诩为“雅典的牛氓”的苏格拉底,到处找人辩论。柏拉图的30

余篇脍炙人口的对话，记录了苏格拉底辉煌的辩论业绩。这些滔滔雄辩、巧辩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仍不失为辩论术中的卓越范本。

古罗马承袭了希腊雅典的传统，重视辩论学习辩论，研究辩论。古罗马人崇尚力量和英雄，斗争不仅要靠剑来进行，也要靠语言来打动听众，尤其是元老院的政治家们，如果不是能言善辩之士，在政治上是无法立足的。由于社会的需要，古罗马的演说、辩论的教育应运而生，而且十分发达。当时罗马的教育制度就是为培养雄辩家而建立起来的，从小学开始就有了关于辩论的教育。那时的人们崇尚辩论，认为能用希腊语发表论说是教养的标志。因此罗马学校都开设修辞与论说课，传授辩论技巧。

由于当时人们重视论辩，重视修辞，重视语言的力量，自然也就注意到了隐喻在语言中的作用。在辩论学上作出最重要贡献的被后世称为“奠定西方文化基础”的三位哲学大师之一的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现象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为后人对隐喻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章 语言与思维

第一节 “语言·思维”统一体

语言既有体现思维的职能，语言与思维就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说过语言是“纠缠着”精神的物质。斯大林也曾说过：“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完全没有语言的材料和完全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

在阐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要对“语言”和“思维”所指的内容作出简略的说明，因为正如鲁宾斯坦所说的，“语言与思维，言语与思维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属于最复杂和最有争论的问题之列的。解决这些问题之所以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问题的提法在一些情况下指的是思维(是一种过程，一种行为)，在另一种情况下指的是思想(是这种行为的产物)，在一些情况下指的是语言，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指的是言语。”如果不把“语言”和“思维”所指的内容说个明白，就不容易阐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语言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体现思维的工具。它既然是交际工具，它就不能和交际行为或交际内容混为一谈，而只是人们在交际场合中拿来交际、交换思想的一种存在物。它既然是体现思维的工具，它也就不能和思维混为一谈，它只是人们拿来体现思维的一种存在物。这种存在物就是语言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的总和。例如，汉语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的总和，不是人们在交际场合中或进行思想的情况下拿词汇成分和语法成分所组成的句子之类的具体的言辞，因为言辞已经是交际的行为所组成的交际内容，不是交际工具。

语言之所以没有阶级性，正因为语言中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没有阶级性，但是言辞却有阶级性，阶级社会中的人所说的言辞具有深厚的阶级倾向性。“思维”指的是一种用特殊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物质的特性，也就是人脑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实质就在于它间接地或概括地反映客观世界。也指的是这种机能的的活动及其规律。一般的理解，人们把这种机能所直接形成的概念和逻辑规则列入思维的范围。具体地运用概念和逻辑规则去组织判断或推理之类产物就成了思想。但思想和思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可以说有资产阶级的思想，但却不能说有资产阶级的思维，因为任何一个人，不分阶级，都能具备同样的概念和逻辑规则，任何一个人都有思维的机能。然而具体运用概念和逻辑规则所组成的思想却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思维”和“思想”尽管有区别，但两者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思想正是以思维为基础并与思维相伴出现的活动及其产物，没有思维就不可能有思想，没有思想活动，思维也只是潜在的。思想也是人的活动，这种活动既要有思维机能作为基础，又要有它自己得以进行的出发点。进行思想的最小单位在于下判断，要进行一次思想，总要下一个判断，不下判断的思想活动是未完成的思想活动。因此，这种活动所形成的产物就以判断为最小单位，我们也可以说进行判断的活动是思维活动的最小单位，判断是思想的最小单位。进行思想的时候，必有概念作为出发点。判断是由概念组成的。每一次思想的活动就是把几个概念结合起来的或创造新的概念来和旧的某个概念相结合的活动。概念就是以往的思想活动的成果，以往的思想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存在于判断中的新的成分，又是后来的思想活动的出发点，后来的思想就是运用这些概念去作为进行思想的材料。由于思想活动就是对思维机能及其直接形成的概念和逻辑的具体运用，同时要 and 思维活动相伴出现，一般人就把思维机能的活动和思想活动统称为思维活动，而把这种活动所形成的产物，即判断或推理之类称为思想。

“思维”一般又指的是抽象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区别是现代心理学的一个新的见解。传统的心理学所说的“思维”就是

抽象思维。因此在习惯上，人们往往只用“思维”这个术语去指明抽象思维。为了易于明白，我们既要声明一声一般人所说的“思维”指的是抽象思维，又要指出有的时候有必要把思维分为两种（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要在上下文中加以区别。

语言和思维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是相依为命的。离开了语言，思维就不存在，离开了思维，语言也不存在。语言和思维事实上是存在于同一个统一体内的两个对立面，语言是这个统一体的形式部分，思维是这个统一体的内容部分。因此，许多语言学家都说语言是思维的形式，思维是语言的内容。但是，这种提法是不够精确的，它使人们模糊了语言和思维的特点，并且模糊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要知道，任何东西都有形式和内容，形式和内容并且是任何一个事物的内部两个对立面。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的语言也有它自己的形式部分和内容部分，但语言本身的形式部分是语音方面，语言本身的内容部分是意义方面，并不是思维中的概念或逻辑关系，因为意义并不和思维中的概念或逻辑关系相等。

思维本身也有它的形式和内容，但思维本身的形式部分并不是语音，思维本身的内容部分也并不是意义。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讲，语言是思维的形式，思维是语言的内容。合理的提法应当把语言和思维看成这两个东西所组成的统一体的形式部分和内容部分。谢德洛维茨基在《语言的思维及其分析》一文中说：“因此，我们在着手研究思维和作为思维的体现者的语言的时候，一开始就不能把语言与思维看成彼此孤立的东西，而应当作为一个统一体，表面上是一个方面，而内部已经是不可分离的、包括语言和思维两个方面的统一体。我们把这个整体叫做‘语言的思维’，这是为了特别强调它的存在的不可分离性。”

为了更加明确地指出语言和思维的这种关系起见，我们认为“语言的思维”这个提法仍嫌不够明确，最好是把这个统一体叫做“语言·思维”，因为语言和思维既然是这个统一体内的两个方面，它们就不是互相依属的，而是密不可分的两个平行的对立面，在这个统一体内，语言是这个统一体的形式部分，思维是这个统一体的内容

部分，具体地说，语言中的词汇成分和语法成分成了“语言·思维”这个统一体的形式部分，作为思维活动材料的概念和作为思维活动的规律的逻辑关系是“语言·思维”这个统一体的内容部分。语言被运用的时候存在于言辞，思维在进行时构成思想。存在于言辞里的语言成分的组合和运用概念及逻辑规则为材料而组合成的思想也是一种统一体，在这统一体里，存在于言辞里的语言成分的组合物是其形式部分，概念所组合的思想是其内容部分。言辞就是语言学中所说的“言语”。“言语”是由语言成分加上某些非语言成分的表达手段组合而成的，在内容方面具有一种意义的复合物。这意义的复合物正是思维所构成的思想的代表。言语和思想也是一种统一体，“言语”是“言语·思想”统一体的形式部分，思想是“言语·思想”统一体的内容部分。因为语言具体地存在于言语，思维具体地构成思想，虽然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一般指的是语言的词汇成分和语法成分同思维的材料(概念)和思维的规则(逻辑)之间的关系，但也涉及言语和思想的关系，不过要区别其不同的情形罢了。

语言和思维既是存在于“语言·思维”这个统一体内的两个对立面，它们之间就既是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又各不相同，因为任何一个事物的形式部分和内容部分都既是不可分割的联系着，又各不相同。所以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既统一而又不相同的关系。

第二节 语言和思维相依为命的关系

语言和思维的密不可分地统一在一起的关系就表现在两者相依为命的关系中。语言和思维是形影不分离的两个东西，这就指出了语言和思维是相依为命的。但是要理解语言和思维的相依为命的关系，就要有详细的论证，因为对这个基本的问题有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不同的看法，不是用精细的科学论证不能批判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也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为什么说语言和思维是相依为命的？

第一，因为语言是借助于思维而产生的，思维也是借助于语言而产生的。换言之，语言和思维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是相依为命的。没有思维，语言就不能产生，没有语言，思维也不能产生。一方面，人类和其他的动物都能由发音器官发出声音，其他的高等动物，例如类人猿，也能发出三十几种不同的声音，但是除了人类之外，其他的高等动物就没有语言。这正是因为没有和思维统一在一起的声音并不成为语言的缘故。语言并不是纯粹的声音，而是包含有意义的结合物。它之所以是这种结合物，因为它是思维的承担者，它和思维结合在一起，拿思维反映客观世界的成果，进行思维的材料来作为它的意义部分的基础。意义正是思维成果或思维材料在语言中的表现。它虽然不等于思维，却是来自思维的，而它本身则是语言成分中的内容部分。人类的祖先早就能够发出许多声音，但他们却并没有语言。只有等到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而使在转变中的人具有抽象思维的机能时，人类才可能产生语言，人类的祖先才可能由一般的高等动物变成了人。巴甫洛夫说语言是抽象思维的承担者，他的话说明了离开被承担的抽象思维，作为承担者的语言就不能产生，因为承担者之所以成为承担者，正因为有被承担者作为它的承担对象。另一方面，思维的产生也依赖于语言。思维的产生当然是直接依赖于人脑的发展的，它并不是直接由语言产生出来的。思维是人脑的一种机能，它是物质的产物，也就是人脑的产物。只有皮尔斯(Ch. Pierce)才会说什么“思想和人脑并没有必要的联系，在蜜蜂的工作中，在晶体里，在所有纯粹的物理世界里都出现有思想。只有等到人的祖先在劳动的过程中，使脑的机能发展了起来，人类才有抽象思维的能力。换言之，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由于人脑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语言当然也具有物质的属性，但它只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不是直接产生思维的“母体”。因此，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并不是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而只是物质外壳和思维内容在“语言·思维”这个统一体内的关系。不过，尽管语言并不直接产生思维，语言却是思维得以产生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换言之，思维固然是人脑的机能，但是如果没有语言作